



残疾人权利公约

Distr.: General
10 October 2024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通过的关于第 69/2019 号来文的意见*、**

来文提交人: Esteban Ruiz Suárez(由 Plena Inclusión 组织的 Santiago López Noguera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西班牙

来文日期: 2019 年 4 月 17 日(首次提交)

意见通过日期: 2024 年 8 月 29 日

事由: 无障碍; 为确保智力残疾者诉诸司法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

程序性问题: 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证实; 滥用权利

实质性问题: 以残疾为由实行歧视; 诉诸司法; 行使法律行为能力

《公约》条款: 五、九、十二至十四和二十一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二)、(四)和(五)款

*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2024 年 8 月 12 日至 9 月 5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 穆汉纳德·萨拉赫·阿泽赫、罗莎·伊达利亚·阿尔达纳·萨尔格罗、雷哈卜·穆罕默德·博雷斯利、格雷勒·敦道布道尔吉、格特鲁德·奥福里瓦·费弗梅、比维安·费尔南德斯·德托里霍斯、奥代利亚·菲图西、阿马利娅·埃娃·加米奥·里奥斯、拉弗内·雅各布斯、塞缪尔·恩朱古纳·卡布埃、金美延、阿尔弗雷德·夸迪奥·夸西、阿卜杜勒-马吉德·马克尼、弗洛伊德·莫里斯、马库斯·舍费尔和绍瓦拉格·童归。



1. 来文提交人 Esteban Ruiz Suárez 是西班牙国民，生于 1980 年 7 月 23 日。他声称，缔约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与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 2008 年 5 月 3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A. 当事各方提交的资料和意见概述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有智力残疾。根据西班牙的规定，他的正式残疾等级为 73%。此外，提交人是被称为 *mercheros* 的少数族裔或社会群体成员，这是一个传统游牧群体，专门从事价值不高的金属物品交易，因此亦被称为 *quincalleros*(补锅匠)。

2.2 2013 年 3 月 5 日，三名头戴滑雪面具的人闯入托莱多省 El Carpio de Tajo 镇的一户人家，企图入室盗窃。在企图入室盗窃时，屋内有一家三口，在随后的搏斗中，儿子后来死亡，父亲受重伤。

2.3 2013 年 7 月 26 日，国民警卫队逮捕了据称参与犯罪的提交人。他被控犯有谋杀、谋杀未遂、抢劫未遂和非法持有武器罪。提交人在装有抢劫所用武器的袋子上留下的指纹是指控的主要证据。2013 年 7 月 28 日，法官下令对他进行审前拘留。

2.4 在刑事诉讼的最初阶段——逮捕和在警察局录取供词、在法官面前录取供词以及为决定是否对提交人进行审前拘留而举行的听证会——没有考虑到提交人的智力残疾，其智力残疾并未引起注意。没有做出合理调整以确保提交人能够参与诉讼，而且使用了智力残疾者难以理解的技术词汇。

2.5 提交人的残疾在入狱后变得明显。2013 年 9 月 2 日，提交人参加了由 *Plena Inclusión* 组织管理的照顾狱中智力残疾或发育残疾者的方案。然而，他并未获得关于他的残疾与他面临的指控和对他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相关性或影响的信息。此外，进行刑事诉讼的司法机构亦未获悉提交人的残疾情况。

2.6 2013 年 11 月 30 日，提交人在作为被告的陈述中，对据称涉及他的所调查罪行证据作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提交人解释说，他收集废金属，因此可能碰巧接触了装有武器的袋子。

2.7 *Plena Inclusión* 的一名雇员注意到提交人的律师不知道他有残疾。在征得提交人的同意后，*Plena Inclusión* 将提交人的残疾情况及其官方残疾证明告知了律师，这些被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此外，提交人的律师要求 *Plena Inclusión* 提供一份关于提交人智力残疾的报告，该报告已于 2014 年 6 月 24 日提交司法当局。报告指出，提交人在学习和功能技能、沟通技能、社交技能以及就业和职业技能方面存在缺陷。

2.8 2015 年 4 月 13 日，托莱多法医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法证心理报告，该报告完全基于 2015 年 4 月 9 日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专门用于确定在提交人的案件中，是否应根据西班牙法律消除或减轻犯罪责任。报告中使用了 *Beta III* 测试，这是

一项衡量非语言认知能力的测试，提交人的智力残疾被称为“轻度弱智”。根据测试结果，提交人的智商为 55。因此，报告得出结论认为，就这一智商而言，可能需要监督、指导和协助，特别是在社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然而，报告指出，提交人的障碍似乎是假装的。

2.9 2015 年 4 月 22 日和 23 日，提交人在托莱多省法院受审，尽管法院知道他有残疾，却未顾及这一情况(见第 3.7 段)。

2.10 2015 年 5 月 5 日，托莱多省法院判处提交人 25 年零 8 个月有期徒刑，罪名是蒙面实施谋杀，情节严重；谋杀未遂，情节同样严重；在有人居住的住宅内抢劫未遂，且使用危险武器或危险手段并蒙面实施抢劫，情节严重。法院还驳回了“精神异常或改变”可减轻提交人犯罪责任的说法。除了驳回这一减刑因素外，法院还采纳了专家报告中表达的意见，指出提交人存在装疯卖傻的迹象，且并未根据提交人两个自相矛盾的解释——一个是作为嫌疑人所作的陈述，另一个是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推定提交人无罪。提交人在陈述中说，他收废金属，可能碰过装有武器的袋子，而在审判时他说，F 让他保管一些东西，并给了他一个装有武器的袋子。提交人指出，没有考虑这种不一致是否是他的残疾造成的。

2.11 提交人与该案中被定罪的其他三人一起对 2015 年 5 月 5 日的判决提出了上诉。在上诉中，他辩称不可能知道究竟是谁开的枪，而且他的残疾应被视为一个减刑因素。2016 年 2 月 25 日，最高法院刑事庭驳回上诉，接受了下级法院关于提交人的推理，认为其合乎逻辑，并裁定，由于已证明提交人曾处理犯罪所用武器，因此已在合理范围内推定他无罪，提交人所谓精神能力减退(减刑因素)并不存在。

2.12 2016 年 3 月 27 日，提交人提出了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申请，声称有效司法保护权和无罪推定权受到侵犯。特别是，提交人声称没有得到必要的程序便利，他自相矛盾的陈述被用来对付他，而没有考虑到他的智力残疾可能对这些陈述产生的影响。2016 年 7 月 13 日，宪法法院第一庭裁定，该申请因缺乏足够的宪法意义而不予受理。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在对他的刑事诉讼期间，没有为他采取无障碍措施或为他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与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辩称，正如事实陈述所显示的那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作为当事方的刑事诉讼普遍存在障碍性，特别是在信息和交流方面，而且缺乏具体调整，包括程序便利和提供支助。提交人还辩称，参与审判的司法官员缺乏关于残疾问题的培训似乎对审判产生了明显影响。

3.3 提交人指出，从他的残疾证、Plena Inclusión 出具的专家报告，甚至托莱多法医研究所的专家报告中可看出，他的支助需求明显影响到他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刑事诉讼的能力。

3.4 提交人提到，在审判期间，他在理解信息和与其他人交流方面遇到了各种困难。在评估是否需要作出调整时，不仅本应考虑到他的残疾，还应考虑到他与诉讼环境的互动，特别是鉴于诉讼的复杂性。

3.5 提交人指出，尽管《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并未列出可被理解为诉诸司法方面的无障碍措施、程序便利或支助的措施，但委员会在其关于缔约国提交的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提供了许多例子，¹ 其中一些本可适用于他的案件。这些例子包括使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使用无障碍信息和交流格式，包括“易读”；采用替代交流方式；² 采取灵活的程序措施——如改变程序期限或规划口头程序，以确保有时间休息，从而促进对程序的理解——，例如调整在警察局、调查期间和证人席上的陈述方式、使用何种审讯技巧和如何提问，并确保在录取陈述时有口译员或辅助人员在场，同时特别重视任何必要的个人或中间协助。³ 在这方面，提供中间人或协调人的服务是针对智力残疾者的一种特别适当的调整，一些国家的法律对其作用作了规定；这可与其他人权文书中承认的获得口译员的权利相提并论。

3.6 提交人认为，未能采取任何这些措施构成了违反《公约》第九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行为，因为这使得诉讼程序普遍存在障碍，特别是在信息和交流方面，而且由于没有保障他获得所需的支助，他无法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诉讼程序。再加上没有提供任何程序便利，这些失误损害了权利平等和提交人的辩护权，显然违反了《公约》第十三条规定的诉诸司法权。由于提交人被剥夺了本应因其残疾而作出的调整，他无法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有效参与诉讼，因此他还受到了《公约》第五条禁止的基于残疾的歧视。

3.7 提交人声称，在刑事诉讼的某些环节，他的智力残疾没有引起司法领域工作人员的注意，尽管他的残疾似乎相当明显，本应引起注意。他还说，这些司法官员采取的措施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没有接受过有关残疾问题的培训。他指出，一些官员的行为尤其适得其反，对他的诉诸司法权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响。首先，他的律师缺乏对残疾人权利的了解，未能要求采取适当措施，根据他的残疾情况修改刑事诉讼程序。其次，提交人指出，托莱多法医研究所编写的法医报告应受到特别批评，因为该报告没有充分考虑与他所处环境有关的因素，并得出他似乎是假装的结论，这表明报告的专家作者缺乏对残疾问题的了解。报告的结论没有顾及提交人在抽象推理方面的困难，也没有承认残疾是一种动态现象。提交人声称，该报告是定罪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法官往往依赖专家编写的报告，而不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拒绝接受辩方提出的报告。最后，

¹ 例如，见 [CRPD/C/LVA/CO/1](#)，第 23 段。另见 [A/HRC/37/25](#)。

² 例如，见 [CRPD/C/MNE/CO/1](#)，第 27 段。

³ 例如，见 [CRPD/C/PAN/CO/1](#)，第 33 段。

提交人认为法官在口头诉讼程序期间的态度尤其令人反感，他可能受到专家报告关于提交人似乎在伪装的结论的影响，在关键时刻打断提交人的陈述，说：“你装傻并不意味着我会采信”。提交人说，这种态度表明法官完全缺乏敏感性和尊重，对其陈述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加剧了他的焦虑和困惑，使他愣住了。这也是一种公开的敌意表达，使人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3.8 提交人声称，他的残疾加上他的 *merchero* 族裔身份，对他在诉讼期间受到的总体待遇产生了影响。他的族裔在社会上被严重边缘化并受到歧视，长期以来，对其族裔所谓利用福利的能力存在偏见和成见。提交人辩称，在刑事诉讼期间，从未考虑过他的残疾与其 *merchero* 身份交织所造成的特殊不利处境。提交人认为，他的 *merchero* 身份可能引发了与他被控假装或夸大智力残疾有关的偏见，导致他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诉诸司法的权利受到侵犯，他的案件是《公约》第五条禁止的交叉歧视案件。

3.9 提交人还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其残疾的处理和评估不足导致其无罪推定权受到侵犯。没有适当评估他的智力残疾对他所作的自相矛盾的陈述及其本人对陈述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产生的可能影响。亦未考虑他因理解和交流困难而受到限制，无法对指控他有罪的证据提出质疑。

3.10 提交人辩称，所有上述情况都源于立法缺陷。提交人指出，总体而言，特别是在智力残疾人士接受刑事调查或指控时，程序规则不符合《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与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的要求。西班牙的诉讼法规——7月1日关于司法机构的第6/1985号组织法以及专门规范司法程序的法律——并不能充分有效地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所有司法程序。例如，《刑事诉讼法》没有适当承认智力残疾情况下的需要，也没有规定在这些情况下的必要调整。尽管在提交人被起诉后，出于残疾人利益进行了一些立法改革，但缔约国的立法仍不符合《公约》的规定。⁴ 提交人指出，这些改革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引入相关规定，以确保在对残疾人进行调查或指控时，对他们的需求进行适当评估。同样，这些改革也没有引入旨在确保被控犯罪的残疾人(尤其是智力残疾者)参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从警方调查阶段和预审阶段到审判本身和判决执行阶段)的规定，包括作出必要调整，例如程序便利和提供相关支助。除了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外，司法领域工作人员在涉及接受调查或被指控的残疾人、特别是智力残疾者的案件中也并没有必须遵守的正式指示、通知、准则或规程。

⁴ 提交人指出，4月27日第5/2015号组织法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7月1日关于司法机构的第6/1985号组织法，10月5日第13/2015号法令修订了《刑事诉讼法》，使程序保障和技术调查措施的监管更加有力，而上述法令都是在2015年他受审后通过的。根据这些修正案，在《刑事诉讼法》第118条和第520条中增加了一项新条例，保障向被捕者和囚犯提供关于被控罪名、被剥夺自由原因及其权利的无障碍信息；这些保障规定，“应以可理解和无障碍的方式提供信息”，“为此目的，信息应符合信息对象的年龄、成熟度、残疾以及可能导致理解所提供信息的能力发生变化的任何其他个人情况”。

3.11 提交人指出，他的案件表明，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三条第(三)款，未能履行为司法领域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的义务。他指出，缔约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基本不存在，或只是零星、意义不大，这种培训往往是自愿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以《公约》为依据，而是基于残疾医疗和福利模式。正因如此，对提交人定罪的法院法官、调查法官、法证专家、检察官以及所有参与诉讼的人员都没有意识到必须按照《公约》行事。

3.12 最后，提交人声称，他是违反《公约》第十四条(与第十三条一并解读)行为的受害者。他指出，缺乏必要的修改使他无法诉诸司法，这也违反了剥夺自由合法性的程序保障。他还指出，根据国际人权法，即便拘留是法律所允许的，但如果以不适当、不公正、不可预测、歧视性的方式或违反正当程序规定的方式实施，则属于任意拘留。提交人是在未作任何调整的审判框架内被剥夺自由的，这涉及到基于残疾的歧视，他所受待遇体现了偏见和成见造成的交叉和结构性歧视。

3.13 为解决其申诉，提交人请求：(a) 认定发生了上述侵权行为；(b) 重新审判，使他能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审判，保障无障碍性、程序便利和支助，使他能够在享受平等权利、公正、充分尊重辩护权和无罪推定的情况下行使公正审判权；(c) 充分赔偿损失，包括在审判期间遭受的歧视性和敌意待遇造成的精神损害；(d) 建议缔约国与残疾人组织密切协商，紧急审查其程序性立法，以确保残疾人、特别是接受调查或被控犯罪的残疾人能够有效诉诸司法；(e) 建议缔约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司法领域的所有工作人员通过定期、规范和强制性培训方案接受适当培训，这些方案应考虑到《公约》并包括委员会认为相关的内容。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0年11月10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2 缔约国指出，来文是2019年4月17日提交的，距2016年7月15日，即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申请被认定不予受理的日期已过去近三年。缔约国还指出，来文明显未考虑减轻或加重犯罪责任的情节。来文讨论了在刑事诉讼期间、特别是口头诉讼程序期间是否提供了《公约》第十三条所要求的程序便利和必要支助，但没有讨论定罪及其所依据的证据。

4.3 提交人声称，未能向他提供其智力残疾所需的程序便利或支助，侵犯了他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三)款(与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对此，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只是列举了一些措施并提到了其他国家的法律中规定的协调人，并没有具体说明本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缔约国辩称，在刑事诉讼的调查阶段和口头审判期间，提交人的律师和 *Plena Inclusión* 从未在《公约》框架内要求为提交人提供任何便利或支助。

4.4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司法当局要求托莱多法医研究所提供报告，该报告于2015年4月13日发布，其中将提交人的残疾定性为轻度，意味着他并非不理解严重犯罪行为。缔约国指出，这一结论与 *Plena Inclusión* 的一名雇员向法院所作

陈述相吻合，该雇员说，提交人的残疾是“轻度弱智”，关于他对严重罪行的理解，“他可能不理解对与错这一抽象概念，但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行为”。

4.5 缔约国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四)款，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理，因为就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十四条和他所称虐待的申诉而言，国内补救办法尚未用尽。缔约国指出，无论如何，提交人没有向国内法院声称他是违反第十四条行为的受害者，亦未声称认为对他的监禁是任意的；他也没有声称受到法院的敌对对待。在提交委员会的来文中，他首次声称自己是违反第十四条行为的受害者，并在整个口头诉讼程序中受到虐待。

4.6 缔约国还认为，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滥用了提交权，且明显得不到《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二)和(三)款的支持。

4.7 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其他说明，表明未能提供没有具体说明的便利和支助如何影响了对他的判决。尽管在申请宪法权利保护令补救措施时向宪法法院提出了违反第十三条的指控，但提交人在刑事诉讼期间的任何时候均未提出任何提供便利或支助的要求。此外，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提出的主要请求与他的特殊情况无关，而是涉及修正和(或)修改立法。缔约国认为，因此，来文不再是个人来文，而是为了公共利益促进西班牙法律变革的一种法律行动。缔约国指出，推动这种变革的方式不应是不当提交的个人来文，而应是缔约国与委员会在定期审查框架内的对话。

4.8 缔约国希望记录在案的是，提交人选择的渠道本应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该公约，可以审议可能导致复核判决的可能侵权行为。

4.9 缔约国辩称，无论如何，它没有违反《公约》。来文侧重于第十三条，以及未能根据提交人的智力残疾向他提供程序便利和具体支助。为了支持他的主张，提交人提到了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和第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缔约国指出，第2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的重点是确定和消除无障碍的通行障碍。缔约国注意到，关于可能的支助和便利措施没有一项提到通行障碍。关于司法系统方面平等和不歧视的第6号一般性意见侧重于在平等和诉诸司法的条件下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第31(b)和(d)段)，然后阐述了第十三条，因为涉及必要的支助和便利(第51-55段)。主要的行动是以可理解和无障碍的方式传递信息(第52(a)段)。缔约国指出，对提交人的第一次讯问的文字记录和审判记录表明，讯问的语言简单无障碍，没有技术性，重点是发生了什么，特别是为什么在装有凶器的袋子上发现了提交人的指纹。关于承认和接纳各种不同的交流形式(第52(b)段)，缔约国辩称，提交人在诉讼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申诉，也没有在来文中具体说明本应采取什么措施。关于在诉讼过程的所有阶段保证实际无障碍(第52(c)段)，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没有提出申诉。缔约国还指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第52(d)段)得到了尊重。

4.10 缔约国指出，据司法权力总委员会称，已采取各种举措，为法官提供残疾人相关事项的培训。缔约国还指出，为司法官员提供初步培训的司法培训学院

的教学计划规定，就所有可能的法律背景下残疾待遇和可能影响残疾人的程序以及根据《公约》在此类案件中所用语言进行培训。根据这一计划，整整一周的时间专门用于处理这一问题，未来的法官获得了处理这一问题所需的特殊敏感性，为进行调查和其他诉讼起草良好做法守则。缔约国指出，《国家在职培训计划》包括一个残疾问题论坛，在该论坛框架内，2019 年和 2020 年每年组织了四次专门针对残疾问题的活动，比 2015 年的一次有所增加。此外，在许多其他培训活动中引入了贯穿各领域的残疾相关内容。缔约国还报告称，在各领域专家的参与下，正在更新残疾人诉诸司法系统和在司法系统中保护残疾人权利的良好做法指南。缔约国指出，2017 年，规定每个自治区高等法院行政庭任命一名司法服务残疾人代表。该代表负责协调努力，在与相关高等法院管辖的法院打交道时，捍卫和促进残疾人不受基于残疾的歧视的权利。该代表的职责包括促进关于实施“易读”项目的协议，该项目旨在通过改写法院判决或将其翻译成技术性较低和更简明的语言，帮助智力残疾人理解法院判决。此外，缔约国提及与 *Plena Inclusión* 签署的框架协定。2018 年 10 月 18 日，司法权力总委员会签署了一项框架协定，旨在通过将法院裁决翻译或改写成“易读”格式，使法院裁决、特别是涉及或影响智力残疾人的裁决完全无障碍。该协议在 2020 年得到更新和扩展，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总体合作框架，以便采取具体行动，使智力或发育残疾者或理解困难者在司法程序的所有阶段完全无障碍。该协定规定在一些领域开展协作，如编写在司法程序中向法官和治安法官提供支助的准则和协议，特别是在程序便利方面。缔约国的结论是，这表明没有违反第十三条和相关条款。

4.11 缔约国称，除了没有在国内法院提出关于违反第十四条的指控且这一说法明显毫无根据之外，第 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56 段中提到的行为均未发生，因为没有关于酷刑、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强迫治疗的指控。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没有解释为什么因被定罪的行为、而不是残疾而被剥夺自由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 2021 年 8 月 13 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提交人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所列的认为来文不可受理的理由都不适用于该来文。他指出，《任择议定书》和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均未规定提交来文的具体时限，因此在宪法权利保护补救申请被驳回近三年后提交来文并不构成《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二)款意义上的滥用提交权。

5.2 至于在违反第十四条方面没有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强调，他并没有声称是因为残疾而被剥夺自由，或在被剥夺自由期间受到虐待、酷刑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他的诉求侧重于无障碍和程序便利，这是公平和公正审判的基本保障，因为涉及公正审判权、辩护权、无罪推定、权利平等和抗辩原则等保障。提交人声称，在导致他被剥夺自由的刑事诉讼中没有这种保障，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使对他的拘留成为任意拘留。提交人提出，他根据《公约》第十

四条提出的申诉应被视为可受理，因为这些申诉实质上是在国内法律制度中提出的。

5.3 在这方面，提交人辩称，在申请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时，他明确声称未能作出调整或提供程序便利构成对有效司法保护和公正审判权利的侵犯。在该申请中，他还辩称，在他陈述时没有考虑到他智力残疾的影响，陈述中相互矛盾的内容是质疑无罪推定的主要理由。申请中还指出，提交人的理解和交流困难使他无法反驳对他不利的证据，从而导致他被定罪，并因此被剥夺自由。

5.4 提交人解释说，他的申诉不是在于受到虐待、酷刑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而是在于审判期间受到了歧视和敌视。正如在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申请中指出的那样，提交申请用尽了提交人可用的国内补救措施，这种歧视性待遇直接源于审判期间缺乏程序便利、调整和支助。

5.5 提交人在回应缔约国关于来文滥用提交权且毫无根据的说法时认为，委员会有权决定在刑事诉讼期间是否采取了无障碍措施，是否提供了程序便利，以及除了司法领域工作人员缺乏适当培训之外，是否缺乏对行使法律能力的支助。

5.6 针对缔约国关于提交人没有声称需要便利和支助的论点，提交人指出，根据《公约》，这种疏忽应归咎于缔约国，因为缔约国是确保残疾人在诉诸司法方面享有平等和不受歧视的主要责任方。缔约国对没有确定提交人的支助需求或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平等参与诉讼负有责任。

5.7 提交人认为，他已经充分证明，缔约国本应采取措施，确定在残疾人成为司法程序当事方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提供程序便利，作为《公约》缔约国应达到的强化尽职标准的一部分。

5.8 提交人指出，尽管缔约国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但不应由他在来文中具体说明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他指出，残疾、尤其是智力残疾，是一个动态现象，必须结合背景加以考虑。提交人认为，应在诉讼前对个人支助需求进行跨学科评估后确定将提供的程序便利，并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审查这些需求。

5.9 提交人认为，评估所用语言是否如缔约国辩称的简单无障碍必须基于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在本案中，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多次表示他没有理解，而且事实表明提交人存在理解问题。

5.10 据提交人称，对司法行政领域工作人员的培训明显不足。提交人称，在初级学位课程、硕士课程或在职教育课程中，没有对司法官员进行关于残疾事务的正式培训。他指出，在为残疾人代理的专业人员和实体的不懈努力下，提供了现有的这种培训。在任何情况下，根据司法培训学校最近的教学计划，未来的法官获得处理残疾问题所需的特殊敏感性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不是敏感性问题。同样，在职培训包括每年四次专门针对残疾问题的活动，持续约八小时，平均有 40 名法官自愿参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官恰恰是最不需要培训的人，这种培训不能被认为是适当和充分的。

B.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5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委员会指出，缔约国辩称来文是 2019 年 4 月 17 日提交的，距 2016 年 7 月 15 日，即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申请被认定不可受理的日期已过去近三年。然而，委员会注意到，《任择议定书》没有规定提交来文的时限。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提交来文的时间不合理，特别是鉴于案情复杂，而且提交人是一名智力残疾者。委员会认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二)款，不排除委员会审议来文，因为来文并未构成滥用提交权。

6.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由于提交人在第十四条申诉方面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认定来文不可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辩称，这些申诉实质上是向国内法院提出的，特别是他向宪法法院申请的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然而，委员会注意到，仔细阅读申请似乎并没有发现提交人明确或实质上声称被任意剥夺了自由。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提交人本应在国家一级提出实质性诉求，以便国家当局或法院有机会审查这些诉求。⁵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四)款，提交人依据《公约》第十四条提出的申诉不可受理。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由于提交人关于他所称的虐待指控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应认定来文不可受理。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解释说，他的申诉并不是在于受到了虐待，而是如他在宪法权利保护补救措施申请中所述，他在口头诉讼程序中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四)款不妨碍它审议本来文。

6.5 最后，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由于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表明缺乏便利和支助如何影响了法院作出的判决，来文应被认定为滥用提交权，且明显缺乏根据，因此宣布不可受理。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主要请求是修改立法，这一请求使来文变成了它所称为公共利益采取的法律行动。然而，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提交人已充分证实其主张，即在对他的刑事诉讼期间，没有提供他作为智力残疾者所需的程序便利和支助，侵犯了他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二)和(四)款规定的条件并不妨碍来文的可受理性。

6.6 因此，在受理方面不存在任何其他障碍的情况下，委员会宣布，就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三条(与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二条一并解读)提出的申诉而言，来文可予受理。因此，委员会着手审议这些指控的实质问题。

⁵ *Bacher 诉奥地利*(CRPD/C/19/D/26/2014)，第 8.10 段。

审议实质问题

7.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3 条第 1 款，结合收到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缔约国是否侵犯了提交人的权利，没有提供他需要的程序便利，以确保他作为残疾人，在受审时能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诉诸司法并获得信息和交流。

7.3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司法当局尽管知道他有残疾，但从未提供他需要的程序便利和支助。

7.4 委员会还表示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没有说明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也没有要求司法机构采取任何措施。然而，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缔约国在了解提交人的残疾后，有义务采取措施，使他能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诉讼。此外，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在诉讼期间，提交人也没有就辨识不同形式来文提出申诉，亦未具体说明需要哪种形式。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作为被告的第一次陈述的文字记录和审判记录表明，所用语言简单无障碍，没有技术性，而且侧重于事实。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确定语言是否简单无障碍须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评估，而且他本人在诉讼期间表现出理解和交流困难，使他无法理解其陈述的含义，也无法为反驳对他不利的证据提出论据。

7.5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在诉讼期间没有考虑到他的智力残疾，表明司法行政领域的工作人员缺乏残疾问题培训。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辩称已启动各种举措，为法官提供关于残疾问题的培训，包括将其作为司法培训学院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然而，委员会注意到，这些举措大多是临时性的，似乎不属于针对所有司法行政领域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方案的一部分。

7.6 委员会指出，根据《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缔约国必须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有效诉诸司法，包括为此提供程序便利和适龄措施，以便利他们作为所有诉讼的直接和间接参与者发挥有效作用，包括在调查和其他初步阶段。委员会还指出，根据第十三条第(二)款，为了协助确保残疾人有效诉诸司法，缔约国应当促进对司法领域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

7.7 委员会指出，在其关于缔约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委员会对司法程序中缺乏程序便利表示关切，包括对感官、智力或社会心理残疾者的程序便利。⁶ 委员会还表示关切的是，律师、法院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对《公约》条款的整体认识不足。⁷

⁶ CRPD/C/ESP/CO/2-3，第 24(a)段。

⁷ 同上，第 24(c)段。

7.8 委员会指出，如果不给予残疾人所需的程序便利，就构成在诉诸司法权方面基于残疾的一种形式的歧视。⁸ 委员会还指出，诉诸司法方面的程序便利和合理便利不应混为一谈；合理便利受到过度概念的限制，程序便利则不然。⁹ 程序便利的一个例子是承认残疾人在法院和法庭的多种交流方式。¹⁰ 为确保有效诉诸司法，程序必须允许参与和透明，例如，以可理解和无障碍的方式提供信息，或承认和接纳不同形式的交流。¹¹ 此外，为了提供透明度，缔约国的行动必须确保所有相关信息均可无障碍查阅，并且对所有相关投诉、案件和法院命令作充分的记录和报告。

7.9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关于残疾人诉诸司法的国际原则和准则》原则 3，便利包括特定案件所需的一切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包括中间人或协调人、程序调整和修改、环境调整和交流支助，以确保残疾人诉诸司法的机会。应尽最大可能在诉讼程序开始前提供便利措施。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独立中间人或协调人方案，对其进行培训，以便为诉讼各方和司法系统提供交流协助，从而确定是否有必要提供便利和支助。便利措施应包括在适当情况下修改提问方法，例如允许引导性问题、避免复合问题、为复杂的假设性问题寻找替代办法、提供额外的回答时间、允许必要的休息时间以及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此外，缔约国应确保警官、检察官以及其他参与逮捕和调查刑事犯罪的人员了解残疾人的权利，警惕某人可能有残疾，并相应调整对策。缔约国还应确保有独立的第三人，如律师，陪同残疾人前往警察局，在调查过程中协助他们，并确保有中间人或协调人来促进残疾人与执法人员和法院人员之间的交流。此外，缔约国应通过立法和政策，使残疾人能够要求程序便利。

7.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缔约国没有履行通过立法和政策的义务，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以确保智力残疾者有效参与司法程序，特别是在他们面临调查或指控时。委员会指出，《关于残疾人诉诸司法的国际原则和准则》的原则 4 规定了信息无障碍准则。例如，它建议使用通俗语言、“易读”和便利的交流。委员会指出，如果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所在的建筑物没有实行通行无障碍，如果它们提供的服务、信息和交流没有对残疾人实行无障碍，那么就不可能有效地诉诸司法。¹² 通信障碍可能阻碍获取信息，妨碍理解法律流程或与法官、律师和其他人对话。¹³

7.11 在本案中，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当局本应在意识到提交人残疾后立即依职尽责地采取行动，通过与提交人进行有效的多学科对话，确定需要哪些程序便

⁸ [A/HRC/37/25](#)，第 25 段。

⁹ 第 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5(d)段。

¹⁰ 同上，第 51 段。

¹¹ 同上，第 52 段。

¹² 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7 段。

¹³ [A/HRC/37/25](#)，第 20 段。

利和支助，并在诉讼期间监测其需求。¹⁴ 委员会同样认为，缔约国本应考虑到提交人的智力残疾，并确保提交人能够无障碍地查阅来文，包括向他提供的所有信息。¹⁵ 此外，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证明司法领域的工作人员接受过智力残疾问题培训，因为与提交人打交道的人无法认识到他所处的状况，也无法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他能够有效地诉诸司法。最后，缔约国没有表明有立法和政策确保在提交人所处情况下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未能确保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性以及未能提供必要的程序便利和支助使提交人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境地，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单独解读和与第九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

7.12 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未能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使他能够在其作为当事方的刑事诉讼中行使法律能力，这侵犯了他不受歧视的权利、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以及以无障碍格式获得信息的权利。然而，鉴于已认定存在违反第十三条的行为，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裁定这些事实是否违反第五条、第十二条和第二十一条。

7.13 因此，委员会认为，缺乏无障碍性以及未能在刑事诉讼中向作为当事方的提交人提供程序便利和支助，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三条(单独解读和与第九条一并解读)享有的权利。

C. 结论和建议

8.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行事，认为缔约国没有履行《公约》第十三条(单独解读以及与第九条一并解读)的义务。因此，委员会向缔约国提出以下建议：

(a) 缔约国有义务向提交人提供充分赔偿，包括赔偿其提交来文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费用。缔约国还有义务确保对提交人进行公正审判，并提供一切保障，同时根据本意见和《公约》为他提供必要的程序便利和支助；

(b) 总体而言，缔约国有义务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侵权行为，包括：

(一) 颁布立法，消除残疾人诉诸司法的障碍，保证提供适合性别和年龄的程序便利，并制定相关保障措施，使残疾人能够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所有法律诉讼程序，帮助他们在司法互动中使用他们选择的交流方法，包括手语、盲文、“易读”、字幕、增强和替代通信设备，以及所有其他可访问的手段、模式和通信格式；¹⁶

¹⁴ 比照参见 *García Vara* 诉墨西哥(CRPD/C/28/D/70/2019)，第 10.11 段。另见 *A/HRC/37/25*，第 17 段。

¹⁵ *Medina Vela* 诉墨西哥(CRPD/C/22/D/32/2015)，第 10.5 段。

¹⁶ *CRPD/C/ESP/CO/2-3*，第 25(a)段。

(二) 确保为律师、法院工作人员、法官、检察官和执法人员，包括警察和监狱官员执行定期培训方案和开展提高认识运动，以便为残疾人提供诉诸司法的机会。¹⁷

9.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5 条，缔约国应在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答复，包括提供资料，说明根据本意见和委员会的建议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并将之译成缔约国的官方语文，以无障碍的格式广为分发，以便社会各界知悉。

¹⁷ 同上，第 25(c)段。